# 舞林名花 [长篇]

       文案

        有人说舞厅是个大染缸，谁要跳下去，谁就会变色－－方寒烟是金大班一手带出来的「舞林名花」，她也是黑道大哥的女人；没人敢招惹她！

她的好姐妹，江雨涵是餐厅演唱歌星，没想到，居然遭人迷奸，而原因，竟然是……方风仪因为大哥的死，手刃凶手，也因此避走海外；三年后，他回来了他下定决心，从此不再涉入江湖恩怨。

由于金大班的倾囊相授，他尽得舞国真传，也因方寒烟的投效，他闯出了「红大班」的名号。

但，舞林如武林，英雄本色的他能否纵横舞国？

而，舞林名花，最终会花落谁家呢？

第一章

      当飞机临近台湾上空时，方风仪的呼吸不由自主地急促起来，他瞥了眼窗外的云彩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深有感触地自语：「啊——三年了……」是啊，三年了。方风仪转动一下身子，整个脸迫不及待地贴近窗口，由于动作过急，额头「碰！」一声撞到玻璃。

「唉哟！」他轻叫了一声，也不管是否有人注意到他那急迫的举动，只是轻揉着额头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窗外飞机下那片怀念且熟悉的土地，陷入了沉思中……机上扩音机传来空姐柔甜的声音：「各位旅客，本班机不久将降落于桃园中正国际机场，请各位旅客系好您的安全带，在飞机未停妥之前，请不要走动、站立或离座。谢谢各位，祝您们旅途愉快。」「先生……先生……」方风仪肩上被碰了一下，蓦然惊醒，思绪好像从飘浮的空间中被人硬生生给碰回地球来。一转身，眼光正好撞上一对含笑的眼睛。

「先生，请系好您的安全带，谢谢。」「喔——谢谢！」方风仪慌忙地答着，伸手赶紧扣好自己的安全带。

空姐满意地笑着走开了，继续她为其余旅客的服务。

旅客们鱼贯地下了飞机。

耀眼的阳光，逼得方风仪不得不加快脚步走进满室冷气的机场大厦。

带着简单行李的方风仪，很快地就通过海关的检查。

当出境门口的自动门无声无息地开启时，方风仪发现门外挤满了迎接亲朋好友的人潮，他被那一对对企盼、搜寻的眼光楞了一下，但很快地就清醒过来；赶忙拉着行李，快步走过信道，通过人群，来到门口。

机场外，人声嚷嚷，接客的巴士和出租车排成一列列。

方风仪拉着行李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不拥挤的地方站好，松一口气，缓缓地取出一副太阳眼镜戴上。

风到处打转着，把人的衣裳吹得拍拍响，方风仪那身剪裁合适，款式新颖的西装也被吹得像快要从身上褪去似的。

他不经意地推推镜框，透过墨色镜片，仔细地环视他周围已失去耀眼亮丽光彩的景物。

「真想不到短短三年，台湾进步了；古典宏伟的机场大厦，花团锦簇的花圃，宽敞的停车场，熙来攘往的车水马龙……一切都变了！」方风仪心中无限感慨地赞叹着。

眼前忽然幌过一个正追逐被风吹走洋伞的女人，方风仪「啊——」了一声，回了神，立刻挥手招来一辆出租车……坐上出租车，方风仪拿出香烟点燃着，心中无数个「何去何从」起伏交织着。

他望着窗外的景色思绪又起伏不定，宽别三年的故土，既熟识又陌生，他狠抽了口烟，烟雾很快弥漫在出租车窄小的空间。

出租车咻咻的……咻咻的……快速奔驰于高速公路上。

方风仪凝视着远方的蓝天白云，思绪再一次跌停在三年前，三年前发生的一切，恍惚就在眼前……清晨，东边天际出现一道曙光，那是一线代表着光明与希望之光。

一个年轻人站在一座旧式院落的庭院前，脸上充溢着的青春活力，与清晨的朝阳相映成趣。

「老大，你回来啦！」年轻人的声音，他迎着一个刚进院落的男子打招呼。

「嗯，小方——青蛙仔、阿猴他们呢？」火车帮老大，陈佑走进大厅，慵懒的躺在长藤椅上，手从桌上摸了根烟，点着叼着。

「他们去收保护费了。」方风仪咧着嘴笑，两颗可爱的虎牙露了出来。

「有没有多带些兄弟？眼镜辉，那帮人最近多了不少新手，搞不好会来抢我们的地盘。」陈佑看到小方清秀雅气的脸，深深后悔带他入帮。他不应该属于这儿，他应该有更美好的前程。

「老大，你放心，青蛙仔带了迦纳庆及五位兄弟。」迦纳庆是陈佑手下最标悍的人物，满面凶神恶煞，只要有他在，莫不把一干良善百姓吓得直发抖。

「哦！我进去睡一觉，青蛙仔、阿猴他们回来叫我一声。」陈佑伸了懒腰，便走进卧室。

小方满眼仰慕的目送陈佑，他心目中的英雄。他知道除了已死的父母外，要算老大对他最好了，从小这位邻居大哥就很爱护他，使得独子的他，从小不受人欺负。十七岁那年，在父母双亡而无人愿意照顾的情况下，陈佑便把十七岁的他带在身边，让他读完高中、考上大学，直到退伍，他义无反顾的跟在老大身边，他的人生是属于老大的。

「小方，小方——」迦纳庆粗哑的声音从外面一路喊进来。

「嗯，啊，是你回来了，青蛙仔他们呢？老大在等他们。」小方迎着迦纳庆，随即又露出那抹雅气的笑容。

「老大，现，在哪？」他压低嗓门张望着。

「在睡觉。」小方瞥一眼门口，仍没见其它人，接着又再问一次：「他们去哪啦？」「收了钱，去找女人玩了。」「真是的，把钱花在那里多不值得嘛，老大知道，会不高兴的。」「你晓得老大脾气是不好的，所以啰，你就不要说，免得……」迦纳庆带点威胁的语气。

因为他认为文文弱弱的小方，没干过什么，却最得老大的宠信，而身为帮里最勇猛的他，反倒不被青睐，怎不令他对小方敌视呢？

「我不会说的。」他不喜欢迦纳庆盛气凌人的模样，但他了解自己只是个「白吃」的人，所以一再忍受帮里兄弟的冷嘲热讽，不过这事老大都一无所知，小方从没告诉过他，否则陈佑知道了，以他的脾气，不难想像帮里会搞成什么样子。

「谅你也……啊——老大，你醒了……」迦纳庆突然看到倚在门槛上的陈佑，他急急的噤口。

「青蛙仔、阿猴他们没跟你一起回来啊？」陈佑懒洋洋的坐回藤椅，又把脚放在桌子上。

看样子，刚才的话他没听到。

「嗯，他们……去办私事，要到晚才回来。」他敬畏的回话。

「办私事？哼！他们能办什么事？」陈佑不屑说着，看来他心情不太好。

迦纳庆默不作声，惟恐说出话会惹老大生气。

「老大，八万元……」他接着把钱从口袋中拿出。

「八万元？那么少吗？」陈佑眯着眼睛盯着他。

「喔，是……」迦纳庆被陈佑盯得不由得说出实话：「青蛙仔和阿猴……各拿了一万……」「各拿了一万？难道他们不知道现在帮里越来越穷？他们两人拿走二万，让大家喝西北风不成？他妈的！不教训、教训，都要飞上天了。」他的嘴抿成一条线。

「我劝过他们，可是青蛙仔说，偶尔玩一下没关系。」不过有没有真的劝过他们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陈佑怀疑的望他一眼就没再说话了。

接下来是一阵子令人窒息的静寂。

「咦，小方你怎么还穿着当兵的草绿汗衫呢？是不是没衣服穿？喔，对了，从你退伍到现在都没买过衣服……我怎么没注意到？走！我带你去买几件象样的衣服。」接着他又说：「都是二十出头的大人了，不穿体面点怎么行？」他言词中充满了深厚的疼爱。

「可是帮里不是需要用钱吗？」小方很庆幸有人像兄长一般对自己关爱，但，他也想到陈佑目前的立场。

「放心啦！我自己还有一点钱……走吧！」他搭着小方的肩走出屋子。

一直沉默的迦纳庆，眼中的不满更浓了。「妈的！」他暗暗不爽，他跟在老大身边这么多年，就没见过老大帮他买衣服，他把一双拳握得指关节发白。

一天，小方在庭院练镖，迦纳庆见四下无人，抄起地上一块小石子，向着小方的后脑壳扔去，边丢边嘴里嚷嚷：「中标！」「哎呀！」小方摸着头壳惨叫一声，转身看着迦纳庆，敢怒不敢言。

「啊，我也练镖，打中你啦？真不好意思。」迦纳庆一脸阴笑，眼眸有着得逞的快意。「要不要兄弟我教你几招？」迦纳庆边说边向小方出手。

「搞什么？」陈佑从屋内出来，看见迦纳庆向方风仪出手，怒声喝止。

迦纳庆的拳挥在半空停下，脸色「咧」地发青，他以为老大不在，所以才敢如此放肆，想尽情地侮辱一下他的眼中钉。

「老大……我……」「啪」，陈佑扬手一掌打在迦纳庆脸上。

「你是这样对待自己弟兄的吗？」陈佑扬手，眼看又要打在迦纳庆脸上。

「老大，我没事。」小方拉着陈佑的手，息事宁人地对他说：「我们不过一起练镖而已。」陈佑皱起眉头盯着小方，怀疑地问：「真是练镖而已？」「是的，是的。」小方一叠连声猛点头。

陈佑目光在迦纳庆与小方之间来往，帮中弟兄因他偏护小方有所牢骚，他略有所闻，不过他一直没有亲眼所见。今天被他逮着，小方息事宁人的态度，他知道小方是不希望因他一个人，把火车帮搞得乱七八糟。

陈佑叹了一口气，和小方走出庭院。

迦纳庆看着陈佑和小方的背影，心里悻悻然，他发誓终有一天，他会连本带利讨回来。

黄昏时分，迦纳庆、青蛙仔和阿猴三人在屋前的巷子里，迦纳庆横着眉，把背重重地往电线杆一靠。他会把青蛙仔和阿猴找来，感觉上他们跟他是一挂的。

「真他妈的！要受这个窝囊气……我就瞧不出小方那乳臭未干的小子，哪点令老大疼爱，疼爱成这样子？」迦纳庆抱怨道。

「哼！我早就看小方这小子不顺眼，一天到晚跟在老大后面，跟大姑娘似的。」青蛙仔也趁机抱怨几句。

「每次我要带他去收保护费，让他做点事，可是老大一直坚持不让小方跟着去，他说小方不该做这种事……喔，他少爷不该做的，难道我们就该做？哼！我们倒像一群拿钱养他们的下人。有一天，我会要他好看。」阿猴也气愤填膺，老大的待遇差别也太大了。

「阿猴，你说要他好看？哈，哈——你敢？你要他好看，老大也会要你好看。」迦纳庆故意煽起阿猴对陈佑的不满。

「这……老大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宠小方……」阿猴对陈佑还是有着很深的敬佩。

「的确，像老大这样有才干、魄力的大哥并不多。」青蛙仔也点头承认道。

「你们……讲了半天都是白讲的，上次，你们不是被老大训了一顿吗？」迦纳庆提起上次青蛙仔他们因私自拿走二万元，而被陈佑臭骂了一顿的模事，他们不记恨吗？他还记在心里呢。

「起初我们当然不高兴。可是后来想想……也是的确不对，如果老大不管事的话，火车帮，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利头，更别说今天的名气了。」青蛙仔对老大可是心服口服的。

迦纳庆张口，嘴又准备说什么时——「阿庆，你也别再挑老大的毛病了，自己搞好就行了。」阿猴举起手止住了迦纳庆要说的话，因为他也不笨，当然看得出迦纳庆在挑拨他们对老大的尊敬。

为了不想引起青蛙仔和阿猴的反感，迦纳庆也就闭口不谈。

「喂！你们看——」青蛙仔手指着正前方。

这时，有位长发的女孩转进巷子里，头低低的瞧着地上走着，似乎没发觉前面站着三个衣衫不整的年轻人。

「好像挺标致的。」迦纳庆两眼色眯眯的盯着那位女孩。

等到女孩看到地上三双脚，再抬起头想要闪避走开已来不及，因为迦纳庆已经满面不怀好意地挡住她的去路。

「你们……你们要干什么？」她秀丽漂亮的脸因突然而来的惊吓变得苍白，嘴唇颤抖着。

「哈，哈——干什么？」青蛙仔的眼睛从女孩的头看到脚，表情更暧昧地说：「阿庆、阿猴，你们说我们要干什么？哈，哈……」「小姐，我们是看你长得顺眼，才想跟你交个朋友，只是朋友而已。嘿，嘿，你别紧张成这副模样嘛，来，来，我们来做朋友，嘻……」迦纳庆说着就向女孩伸出手……「不要！你……你们让开。」她娇小而发抖的身子侧了一下，躲过那只手，「你们再不让开，我就要叫了……」但，她还没说完，嘴巴已被人捂住，迦纳庆用他巨大的力气把女孩拉进屋里……当女孩被丢在床上，还来不及叫出声，迦纳庆沉重的身躯已压在她身上，双手开始在她的身上游移着。

女孩的泪水无声的流出，只因她根本就喊不出声，就在迦纳庆扯开她的衣扣时……「你们干什么！」陈佑愤怒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，接着「啪，啪……」一连几个清脆的耳光声响起。

血——从迦纳庆的鼻孔及口中流出，他吓得衣服未及整理，就仓皇而逃……陈佑又走到在旁欣赏的青蛙仔、阿猴面前，他们冷汗直流但又不敢躲。

「啪，啪……」他们也被赏了耳光，血丝自嘴角溢出。

「出去！快给我出去！」陈佑咬牙怒吼。

青蛙仔、阿猴看见老大发威，吓得夺门而出。

陈佑身旁的小方从进门开始，被房里的情景吓一跳后，直到现在都还是楞楞地站着。

陈占将眼光移到床上，他的心抽痛了一下，女孩的眼睛睁得圆滚滚，包含了她无法承受的恐惧，原来飘逸的长发早已散乱的不成样，动人的脸蛋苍白的令人生怜。陈佑吁了一口气，声音放缓地说：「小姐，对不起！我手下冒犯你，我除了道歉外……」陈佑从没有这样难堪过，虽然他是别人眼中的混混大哥，可是他仍有着善良的一面，这点由他对小方的关切，就可看出来，他绝不允许他的弟兄做出这些禽兽不如的事情。

「你不要说了，」女孩尖声叫着，浑身颤抖，眼泪不听使唤的潸潸涌出。

陈佑知道她现在最需要的是——痛哭一场。

他转身拉着小方走出房间，关上房门，留下一个小小的空间，让她冷静下来。他和小方到客厅坐着，陈佑从桌上拿起根烟抽起来。

好一段时间后，房门「吱」地开了，女孩红肿着眼睛探出头来，冲厅上的俩人问：「你们有没有针线？」迟疑一下又说：「我衣服的扣子掉了。」她的情绪似乎平静多了。

「我们没有，那……我去买好了。」小方上几刻接道。

「不必了，小方……」陈佑把身上的夹克脱下，「小姐，如果不介意……这夹克就给你穿回去吧！」说着他把夹克丢过去。

女孩接到夹克后，又缩回房里。

片刻，她出来了，虽然穿了件大得不合身的夹克，却只是使她更加楚楚动人。

「小姐，回去后就把这件事给忘了，太在意会让自己日子过的不愉快，下次如果再碰到不是善类的人，最好避远点。」眼前的女子柔弱得令人只想保护她，陈佑看着她规劝起来。

「像你们这样子的人？」女孩追问一句，因为她不懂这位混混大哥，怎么说起叫人避开他远点的话。

「对，就像我这样的人。」他自嘲苦笑。

「我……该谢谢你救了我。」她舔舔嘴唇。

「谢谢？你大概不知道我比他们更坏吧！」陈佑作弄的露出一个阴险的笑。

「你不会的，我知道。」她觉得陈佑并不坏，像他修长的身材、宽阔的肩膀、挺直的鼻梁、深邃的眼眸及抿着紧紧的嘴唇，这一切都是那么出色。如果他不是现在这种身份，不知多少女孩会为他倾倒……她想着想着，心跳加快着，似乎忘了刚才的不愉快。

「是吗？」他不相信的耸耸肩，咧嘴苦笑。

「我叫幸友梅，四季的季，友情的友，梅花的梅。」她很喜欢这位粗犷豪迈的大哥。

「名字和你的人一样美。」陈佑蓦然抬头讷讷道：「我……叫陈佑。」「你的名字也和你的人一样好。」友梅笑道。

接下来他们谈得很开心。

小方识趣的走出屋子……一年后。

风雨交加，雷电交迫的夜晚。

台中的大肚山区，在崎岖湿滑的山路上，一对男女狼狈地跑着。

男子牵着女子的手，不停地在树林里奔跑，即使知道前面已经没什么路，还是拼了命地向前奔逃。

「陈佑，你快点走吧，我已经走不动了。你带着我，连你自己也跑不掉。」满身泥泞的女子，双膝跪地，小腿也因被树枝划伤，而血丝斑斑。

「你快给我站起来！听到没有？快点啊」陈佑不停拉扯着季友梅的手，无论如何也要将她从地上给拖起来。「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你快离开，你绝对不能落在那些人的手上，要不然你的火车帮，就要全毁了。」友梅希望陈佑顾全大局，别因她个人的因素，而毁了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王国。

滂沱的大雨持续不断地下着，似乎没有丝毫停歇的意味，看着前面乌漆抹黑的树林，就像是老天爷刻意要绝他们后路，让他们就在今天命丧黄泉。

向来不轻易向命运低头的陈佑，说什么也无法相信自己会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他双手伸进友梅的腋下，硬是非要把她从地上给拉起来不可。

「我叫你起来，你听见没有？我就不相信今天会是我陈佑的绝命之日。」他抱起友梅，就算是多走一步，也是多一线希望。

「我的脚已经扭伤了，现在你要我走路，那根本就是要我的命，你快走吧，再这么耽搁下去，他们就要追上来了。」友梅脸上不禁流露出惊慌之色。

「不行，你要是走不动，我背着你走。」陈佑不愿抛下天真无辜的友梅，他死拖活拉硬是将她背了起来，继续往树林里窜去。

夜色越来越黑，山中的路也因大雨的关系，而变得寸步难行，就在两人又往前走了五百公尺左右，后头突然传来急急的脚步声。

「糟了，该死！眼镜辉他们还真的追上来了。」陈佑脸色大变，整张脸因过度惊慌而变形。

眼镜辉心狠手辣，要搜捕的猎物是不可能逃得掉的。

陈佑与友梅心知难逃一死，但为了不让这些人得逞，坚持做着困兽之斗。

「今天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让他们轻易尝到胜利的滋味。」陈佑背着友梅，穿过阴森漆黑的丛林，就在看到一座像似吊桥的桥头时，那纷至沓来的脚步声，正朝他们的方向逼近来。

「好像是他们追上来了，陈佑，我求求你快放下我，自己快跑吧！」在陈佑肩上的友梅，死命地求他，别再因为她，而使得两个人双双遇害。

「你别说话，我看到前面有一座吊桥，过了桥之后，我们再把桥弄断，这样他们就抓不到我们了。」即使逃出生天的机会不到百分之一，但身为火车帮老大的陈佑，依旧不愿放弃最后一丝机会。

「友梅，你快看，前面具的有一座桥，过了这座桥之后，我们就安全了。」陈佑露出难掩的喜悦，踩着艰困的步伐，咬牙朝前迈进。

可当他们这最后一线曙光才刚绽露，却在走到桥头前，两人顿时而脸色惨白，全身血液更是为之凝结。

桥……竟然断了。

望着一座残破不堪的断桥，两人自知大限已至，脑中除了一片空白外，心中最后的一丝希望也慢慢在熄灭当中。

两人跪在地上，还不知如何是好时，眼镜辉已抢先一步，高大挺直的身影，正在他们后方十步左右的距离。

眼镜辉目露精光，表情严峻森然，那种将对方视为囊中物的自信神态，让两人更是胆战心惊。

不多时，火车帮叛徒迦纳庆与市场帮其余的成员陆续赶到，有如一座坚固的城墙，挡在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方位，只要他们一有行动，陈佑两人绝对是手到擒来。

「你的地盘，到底借不借？」为首的眼镜辉，不跟两人多废话，沉稳的步伐慢慢向两人逼近。

「想借我的地盘去卖白粉，哼！即便我死，也不可能成全你们。」陈佑一手拉着友梅，两人一点一点地往身后缓缓移动。

身形扭扭、两臂肌肉奋起的迦纳庆，朝两人大吼道：「你要生要死，恐怕容不得你来决定。」「好一对恩爱的亡命鸳鸯，看了真是令人同情，不过……可惜你们走错路，这辈子势必要走上劳燕分飞的命了。」眼镜辉感叹地摇了摇头，脸上挂着的是阴险的冷笑。

在这些人的包围下，想要侥幸脱逃，根本是难如登天。知道自己是逃不了了，陈佑把嘴凑到友梅耳边，对她说道：「你怕死吗？」「不怕，只要能跟你永远在一起，就算是死，我也甘愿。」她用力地抱着他，视死如归的决心不容置疑。

「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这辈子也不算白活了。」他欣慰地一笑，接着对着四人说道：「想要抓我们，有本事就到阴曹地府来抓我们吧！」说完，他拉着友梅，纵身往身后的崖谷一跳，这些人完全来不及意会，就看着两人，眼睁睁地在面前消失。

「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就算不会撞到山壁而死，掉进那湍急的溪中，我看也是活不成了。」眼镜辉站在崖边，望着几十丈深的山谷，竟然一点表情也没有。

「既然陈老大已经死了，那我们的任务算是达成了。」迦纳庆提醒着眼镜辉，该是让他们分派利益的时候到了。他用了一年的时间，和眼镜辉合作，终于把陈老大这根眼中钉连根拔掉，他的梦想可以实现啰。

七日后，全国各大报纸，斗大的字刊载着：江湖恩怨，黑道火并市场帮大哥眼镜辉与火车帮新老大迦纳庆，参加已故火车帮老大陈佑告别祭悼仪式中，惨遭蒙面杀手狙击，两人于送医途中不治身亡……方风仪看着眼前不断闪过的景物，狠抽了口烟，嘴里喃喃自语：「大哥，安息吧！」出租车突然停住，方风仪看到台中车站，他才从迷惘中清醒过来。同时问自己：「我真的回到台中？我真的回来了？」下了出租车，出租车又继续向前驶去……方风仪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潮，街上的风光仍然如旧。

只是，他想……这里，确实已然陌生。

第二章

       「三人行」西餐厅。

风情万种的金艾文点上烟，吸了一口，缓缓吐出一团烟圈，媚眼斜睨着坐在对面的年轻男人：「小方，我看你好像心事重重呢？」金艾文大班不愧为老江湖，方风仪明显笑着跟她说话，她却硬说他有心事，她真有一套，看人一眼就穿透，可见其阅历之深了。

他们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了，当年陈佑还在世时，「三人行」西餐厅也纳入火车帮的保护范围。

「艾文姐，不瞒你说，我无法适应国外的生活，返国不久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，真有点不知何去何从的感觉……」金大班似乎专心在听他讲话，方风仪说完，她略为沉思一会儿道：「你可以考虑到舞厅上班工作。」「舞厅上班，那又干什么工作呢？」「可以做『大班』，你跟随过陈老大，见多识广，舞又跳得好，我想你一定适合这个工作。不但可以自己教小姐跳舞，而且舞女节数的钱，你还可以抽到佣金。」大班，他从没想过自己也可以当大班，他也认识不少名大班，他们一起吃过饭、喝过咖啡……他们都有一页不为人知的沧桑史。

方风仪正想大班这个工作时，金大班接着又说：「当大班的收入很可观，不比寻常，只要你旗下有几位红牌小姐，那么你的收入就可观了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我可以帮你接洽舞厅方面和找几位红牌小姐进场。」方风仪思索了一会儿说：「好！我先试试看。」「不！」金大班说：「当大班要有决心，要有与舞小姐和舞客融为一体的决心。带舞小姐有如一家人，应顺势而行，对待舞客要像朋友一样，不能伤和气，若真有事发生，对于一切都要谨慎的处理，知道吗？」方风仪听了这般话，真有些心神不定，这些经验他都没有，但是人生不是生来就有经验，经验是经过学习及历练而成的，于是他领悟了意思，答应道：「我愿意试试看。」有人说：「舞厅是个大染缸，谁要跳下去，谁就会变色。」夜幕低垂，天际的晚霞仍留下最后的一抹红。

「白云大舞厅」那五光十色，多采多姿的霓虹灯早已亮起，从二楼舞池里传来哀怨的小喇叭声，萦回了楼下骑楼。

金艾文不愧是老江湖，在她的协助下，在短短的时间内，方风仪正式挂牌当大班。

舞厅门口，排满了大大小小各方人马送来祝贺的花圈、花篮，几乎堆满了行人道，最引人注目的是花篮上用红纸金字写着的贺词：「祝：方大班进场成功，金牌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廖竹广贺。」「祝：方大班进场成劲，华美歌厅董事长张福华贺。」「祝：方大班进场成功，青山制茶公司总经理邓文章贺。」「祝：方大班进场成功，明德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明德贺。」「祝：方大班进场成功，侨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向阳贺。」「祝：方大班进场成功，三人行西餐厅金艾文贺。」「祝：方大班进场成功……」廖竹广和他的手下、兄弟们下了车，在舞厅门口得意洋洋的看着一排排花圈、花篮，喧哗地说笑着。

金艾文和方风仪站在舞厅门口，笑盈盈的忙着招呼进门的客人。

六点刚过，偌大的舞厅，几乎已坐满了人，尤其是靠进舞池的那几张桌子，更是座无虚席；舞台上不断传来乐师们的小喇叭及鼓声外，雷射的七彩跑马灯也不停的闪烁着；舞池里挤满了人。

此时的舞厅除了喧吵一片外，更是烟雾弥漫。

化妆室里，金艾文正忙着帮方寒烟整理衣裙，方寒烟有点心慌地做最后脸上修饰；方寒烟是舞厅的活招牌，有了她这块招牌，就不怕舞厅的生意从此不兴旺。

方风仪从外面走了进来，笑笑地望着方寒烟。

「大班，你不要一直望着人家嘛，看得人家都不知该如何化妆啦！」方寒烟娇媚地放下口红，呶着嘴对方风仪说。

方风仪笑嘻嘻地走了过来，把一只手搭在方寒烟光滑细嫩的臂膀上说：「寒烟，你已够漂亮啦！再化妆，可要迷死人了。」方风仪边说边牵着方寒烟的手，步出化妆室；带她坐台……舞台上，乐队正在演奏一曲流行的热门歌曲；舞池中，舞客舞女们，尽情的飘舞着。

舞池里，方寒烟眯起大眼睛，甩摆着长发，一双手巧妙地比划，舞步充满节奏感；金色斜肩的衣裙，充满着南美的浪漫，当她仰头伸臂，热情已不仅限于名词了，她让她的客人——廖竹广没时间喘大气。

廖竹广看着舞池中的尤物，心已骚动起来，今晚他带着他的手下，就是专程来捧她的场，而她也从来没令他失望过。

跳着，舞着；方寒烟进入忘我之境，汗水顺着颈子流下胸前水光光一片，背后美丽的弧线，似乎也滑溜溜，在灯光下已是一件艺术品，让廖竹广眼光舍不得离开。

站在角落的金艾文和方风仪也注视着舞池里摇臀浪乳的她；好一会儿，金艾文用手肘轻碰了一下方风仪说：「不是盖的吧，真是天生尤物。」「她怎会跟竹广老大搭上？看他们卿卿我我，挺亲热的。」方风仪悄声道。

「他们的事，我一清二楚。」金艾文得意地说。

「大姊，透露一点，如何？」方风仪好奇心蠢动的问。

「他们两人在一起，还是我搭的线。」「哦……？」「方寒烟的本名叫吴寒烟，起初在我开的那家三人行西餐厅当小妹，我看她姿色可人，所以就让她到舞厅试试，结果客人趋之若骛；台面不错。后来，我认识竹广老大，查明他的底细。为了搭上关系，央他办事，就刻意把她介绍给竹广老大。」「唉……暴珍天物。」方风仪惋惜着。

「从此，他们两人打得火热，竹广老大对她爱护有加；而寒烟用情也深。不过，竹广老大，后来因『一清项目』被移送绿岛管训。两人分开了一阵子，最近，竹广老大管训期满归来，与寒烟又在一起，这次，让我抓住机会，你看今晚场面不赖吧！」「还是大姊有办法。」「哈……」「寒烟，今晚我场面做得如何？」廖竹广对躺在自己臂弯，似已半睡的方寒烟，轻柔柔地问道。

「唔——」方寒烟挪动了一下，把自己的身躯更深地埋入廖竹广的怀里。

「明天，我要把白云舞厅弄得更热闹非凡，让你排场更加十足。」廖竹广充满爱意地说，然后，托起方寒烟的头，俯身，从脖颈吻了下去。

「寒烟……你好美……好迷人……」他左手顺势环抱住方寒烟的纤腰，将她整个娇躯拥入怀里，硕大无比的手掌也紧紧贴在方寒烟平坦的小腹之上，虽然隔着一层薄纱衣料，但廖竹广却能清楚地感受到那温暖而细嫩的肌肤，以及里头那件镂花蕾丝亵裤的高级质地。

一边已将他的右手转移至方寒烟饱满挺耸的乳房下方，他技巧地碰触着方寒烟那充满弹性的圣母峰，眼睛盯着寒烟半眯的眼眸，在确定方寒烟不会拒绝他的挑逗后，廖竹广的大手掌便放肆地捧住方寒烟沉甸甸的右乳，轻搓慢揉地缓缓爱抚起来。

被廖竹广反拥在怀里恣意抚摸的方寒烟，虽然略微不安地辗转摇摆着脑袋，但她却一点都没责怪廖竹广的意思，反而将廖竹广贴在她小腹上梭巡的另一只手，牵引到她的另一边乳房上，让廖竹广的双手尽情地抚摸和把玩着她硕大浑圆的双峰。

随着两颗小奶头在廖竹广的捻捏下变得越来越硬凸，方寒烟的呼吸也愈来愈浓浊与急促，她将整个身体往后仰靠在廖竹广既强壮又厚实的胸膛上，两眼迷蒙地仰望着廖竹广英俊的脸庞呢喃起来：「哦……竹广，我等你回来……已经等好久了。」廖竹广从她身上抬起头，也凝视着她的眼睛：「我也是……寒烟。」方寒烟这时已不再顾虑自己的身份，她梦呓似的把心底的心声告诉廖竹广：「竹广……我……愿意……永远陪你。」廖竹广一听方寒烟如此赤裸裸的告白，立即低头热情地吻住方寒烟性感的双唇，热烈地吸吻着她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两片缠绵缱倦的舌头才依依不舍的分离。

廖竹广的舌轻轻舔着方寒烟细致优美的鼻头，缓缓地问她，「寒烟，你现为我……离开舞厅？」方寒烟毫不思索地回答：「喔，竹广……今晚不要提起舞厅……不管你要把我当成什么样的女人……就是别再提到舞厅……请你记住，我是你的女人。」竹广老大嘴角荡起一抹笑容，他已经确定，号称舞国第一美女的方寒烟，正在渴盼着成为「大哥的女人」廖竹广的唇又捕捉住方寒烟的唇，边吻边扯掉她身上的衣服。很快地，方寒烟的身上只剩下一套黑色蕾丝制成的性感内衣。

方寒烟也没闲着，她的纤手同时解除廖竹广身上的每一件衣物，两人都有点迫不及待，他们几乎同时成了一丝不挂的维纳斯和太阳神。他们俩彼此凝视着，她是如此美丽纤细，她因呼吸而微微起伏颤动的双乳，就像风中的美神。他的呼吸因为她而变得急促，眼神中透着的热切像被热浪卷过一般。俩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四片唇又热烈地交缠在一起。

方寒烟的唇缓缓的从廖竹广的唇落到他的下巴，吻上他强壮的胸膛，舔遍竹广老大的每一块胸肌，轻轻的吸吮着他的奶头，然后沿着廖竹广毛茸茸的腹部，一路吻向他朝天怒举的那根庞然大物。

方寒烟跪在廖竹广跟前看着他的巨大坚挺，她睁大着双眼，不断端详着那像个网球般大小的紫色顶端。

廖竹广得意非凡的笑，伸手轻揉她的发：「喜欢吗？寒烟……喜不喜欢我的大老二？」方寒烟红着脸，仰望着廖竹广像健美先生般的高大身材，媚眼抛出一抹羞涩：「喜欢！竹广……我喜欢你的大……老二……」说着她已双手合握住廖竹广的胯下巨物，像膜拜天神般地凑近脑袋，开始舔舐和吸吮起来。

当方寒烟试图把他整根坚挺含进嘴里时，那充满着活力和激情的玉柱，让方寒烟晓得自己已深深的沉沦与着迷。

廖竹广是她心心念念的情人，她等待着这一刻，也心甘情愿地等待着廖竹广在她身上施展魔法，她卖力地舔弄着那根坚硬，样子是如此淫乱放荡，完全沉迷于欲海之中不能自拔。

廖竹广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「绝色美人」，一面忙着舔遍他肿胀的坚硬、一面忙着爱抚他的阴囊，那种专注和淫荡的模样，今他浑身升起一团团灼热的火苗，廖竹广更加兴奋。

他粗哑着声音对沉迷于色欲的美人低呼：「噢！寒烟，我要在你的嘴里融化。」方寒烟媚眼微张，檀口大开，样子是如此骚浪迷人，她努力地想把廖竹广的硕大坚挺一口吃下去，但那并非容易的事，折腾了老半天，最后还是在廖竹广的配合和帮忙之下，她才能勉强地把整个硕大坚挺含入嘴巴里。

廖竹广两手捧住方寒烟的脑袋，开始轻轻地抽插起来，望着方寒烟姣美的脸蛋，因为被他硕大的坚挺塞满小嘴，以致于脸孔都变了形，虽然廖竹广心中有些不忍，但看着方寒烟那苦苦忍受却又甘之如饴的神情，他还是决定狠狠地弄进方寒烟的喉咙里再说。

廖竹广加速律动抽插起来，他的坚挺在她的檀口内越来越火热，方寒烟也「嗯嗯哼哼」的呻吟起来，一副像快要窒息而亡但又甘之如贻的模样，令廖竹广更加血脉贲张，兴奋地不停律动。方寒烟那根灵活的舌头，不断地在口腔内舔舐着他的坚挺，这种高超的口交技巧，即使是玩遍各国美女的竹广老大，其实也没遇到过几个。

廖竹广望着方寒烟那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心里不禁暗骂起来：「他妈的！好个金艾文，几年不见，竟然把活色生香的俏寒烟调教成这样一个放荡的淫妇！」但他不得不承认金艾文是个名大班，他爱煞了寒烟这付高超的调情手法，他可不想这么快就把他的热情射在方寒烟嘴里，他停止动作，慢慢地拔出他的大家伙，然后他牵着方寒烟站起来，两人再度相拥而吻。

「寒烟。」「竹广。」廖竹广从她的眼眸看到浓郁的情欲，他一把抱起方寒烟雪白动人的娇躯，将她平放在看电视用的躺椅上。他盯着她的眼睛，跪倒在躺椅边上，他的手温柔地爱抚上她的娇躯，他的唇轻轻地舔舐她身上的每一寸肌肤。

方寒烟眼底的情欲越来越浓，她像雪鱼般在躺椅上被她的情人翻转了两次身，廖竹广把方寒烟双腿张开高举向天，他的脸凑近那儿的花瓣，他的唇舔舐着花瓣中涓涓流出的蜜液。

方寒烟早就被廖竹广舔弄得全身骚麻、气喘嘘嘘，一浪又一浪的烈火漫遍全身，蠕动不安的惹火胴体时而翻转扭曲、时而挺耸摇晃，两粒雪白的大奶子巍巍颤动不已，一双纤纤玉手死命地反扳着躺椅的边缘，口里的呻吟声一浪一高过一浪，几乎盖过外面的喧哗：「啊……啊……竹广……我的……好……哥哥……我……我……噢……我爱死你……爱死你了……嗯啊……竹广……我……要升天……让我……升天……呀……喔……啊……啊……」廖竹广不愧是色中高手，他就在方寒烟濒临崩溃的前一刻，倏地停下一切动作。

正在期盼着高潮降临的方寒烟，忽然被廖竹广抛到一边，她眨动媚眼，满面骚淫放荡，她不解地看着他，气息急喘地叫起来：「啊呀……噢……上帝……不要停止……竹广……求求你……快点继续……呜……噢……竹广……我要你……求求你……唔噢……啊噢……哥哥……我……我……要你！」「好，我让你爽。」廖竹广看着方寒烟那种骚痒难耐的放荡模样，也不忍让她再多受煎熬，他站起来一脚跨过躺椅，双手抓住方寒烟的足踝，巨大的坚挺凑近方寒烟的花瓣，腰际一沉，那巨大有力的坚挺，便立刻进入方寒烟蜜汁源源不绝的蜜穴内。

方寒烟发出一声如泣如诉、畅快无比的呻吟：「喔……竹广……我终于又和你在一起了！」廖竹广望着方寒烟那如痴如醉放浪的表情，嘴角露出抹邪笑，只要他再多下点功夫，必定可以对这位天生尤物予取予求、甚至可以把她操控在手掌心里。

他更深地进入方寒烟的体内，不断地律动起来，方寒烟也配合着他的律动不停地扭曲着身体，嘴里不停地大声叫床。廖竹广紧盯着身下不断娇喘呻吟的尤物，嘴角泛起一抹得意。

「寒烟，告诉我，你愿不愿意一辈子都当我的女人？」廖竹广慢慢地缓下动作。

正在饥渴状态中的方寒烟怎禁得起他如此挑逗？

只见她脸红心跳，不断扭动身体，希望他继续在她的身上不停驰骋，她娇声浪哼起来：「哦……竹广……好……哥哥……我愿意……我愿意……一辈子都当……你的女人！」廖竹广打铁趁热地追问她说：「想做我的女人就要完全听我的话，你办得到吗？」这时的方寒烟只盼着廖竹广能继续带给她飞天的感觉，根本没想到其它的事，她连连点头道：「啊……竹广……我一定听话……我已经是……你的女人了……当然……什么都听你的。」廖竹广听到方寒烟如此回答，方才满意地再次律动起来，把整根又粗又长的巨大坚挺完全进入方寒烟的小蜜穴里。

方寒烟虽然有点承受不住，但脸上的表情却充满了欢愉。

起初廖竹广采取九浅一深的干法，好让方寒烟习惯他的粗大，因为他发现方寒烟的蜜穴还非常的紧窒，即使有大量的蜜液不断地流出，但方寒烟阴道的肿肉还是把他的坚挺夹得隐隐作痛，所以廖竹广不敢躁进，先是九浅一深，接七上八下，再转为三长两短，然后是一长抽一短插地交互运用。

在他打算开始次次到底、直捣黄龙的狂抽猛插以前，方寒烟早已放浪得下体直耸、雪臀乱迎，只见她两手搓揉着自己的双峰，消魂蚀骨地吟哦起来：「啊呀……呜……噢……竹广……噢哥……啊哥……你好……厉害……好……爽喔……哎呀……噢……好哥哥……」「我把你弄得爽死了吧？」廖竹广邪笑着，不停地在她身上律动驰骋。

「对……啊……你把人家……弄得好……爽……好舒服…：。哦……啊……竹广……我爱你……爱……死你了……我们……以后……天天……都要……噢啊……啊噢……」廖竹广看去方寒烟眼角翻白、下唇直咬，知道她即将直达高峰爽得快要飞入云端，但廖竹广并不想现在就让方寒烟得到高潮，因此他打消直捣黄龙的念头，反而再次踩下煞车，迅速地退出他的坚挺，同时放开方寒烟的脚踝。

「来，亲爱的，我们来换个姿势。」说着，他便一把将方寒烟拉起身来，自己则取代方寒烟刚才的位置，斜倚着躺椅的靠背躺了下来。

虽然方寒烟又从亢奋的激情中被踹下马来，但她却一点也不敢抱怨，只是乖巧地配合着廖竹广的指示，修长嫩白的双脚一跨，便火辣辣地骑到了廖竹广的小腹上去。

一开始方寒烟也是缓缓地套弄着廖竹广的巨大坚挺，只见她闭目凝神、满脸舂色，两手扶着廖竹广的肩头，香臀上下轻缓地起伏，细细品味着他的坚挺顶入她花心内的美妙滋味。

每当廖竹广的坚挺前端触及她的花心，方寒烟便发出一长串令人销魂蚀骨的吟哦。

逐渐地，方寒烟似乎越来越接受这种女上男下的蹲骑式，不但套弄的幅度愈来愈大，她的雪臀也不时地摇摆和旋转一番。

这些举动把廖竹广乐得是连声叫好，她的调情手段越来越出色，他的一双大手不断在方寒烟的身上游移，爱不惜手地停在那对饱满丰盈的双乳上，轻轻地搓、捻、捏、揉着，嘴里忍不住也轻哼起来。

方寒烟主动地俯下身去寻求廖竹广的舌头，与他交融相缠。

在几次热烈的长吻以后，方寒烟正想尽情地在廖竹广的身上驰骋飞奔，冀望能和廖竹广同时达到高潮的那一瞬间，忽然由前面会客厅传来一阵激烈的争论声。

方寒烟顿时楞在当场，她有点惊慌的问廖竹广：「你那些朋友……不是都走了？」廖竹广晓得方寒烟在担心什么，他笑着安慰方寒烟说：「放心！我交待过他们不准到卧室来打扰我们，没关系，他们不会进来的。」方寒烟羞赧地抬头望了敞开的房门一眼，仍是不放心：「人家还以为他们早就走了啦……万一被他们看见……岂不羞死人？」廖竹广仰望着眉眼含春但满脸娇羞的方寒烟说：「这儿离会客厅那么远他们怎么会看见？再说你刚才叫那么大声也没人听见啊！」方寒烟虽然知道这儿离会客厅，中间还隔了一间小会议室，但她依旧不依地槌打着廖竹广的肩膀说：「你好坏……也不帮人家想想，你朋友在会客厅……还连房门都不关？」廖竹广一面舔着方寒烟的奶头，一面回答她说：「谁叫你要长得这么漂亮？身材又这么棒！爱你都来不及了，谁还管它房门关了没？」一句话哄得方寒烟受用无比，她浑身酥软地贴伏在廖竹广身上腻声说道：「他们好像在吵架……你要不要出去看一看……顺便把门关上？」正在兴头上的廖竹广怎么舍得离开？

他轻轻拍打着方寒烟的香臀说：「别理他们，只要男人在一起，很少会不吵架的；随他们继续去吵，我们也来继续干……要不要再换个姿势？」方寒烟虽然刚刚还在暗中责怪着自己的大胆和孟浪，但在廖竹广的安抚和挑逗之下，却已全部忘个精光，只听她呢喃地说道：「竹广……就这样……不要再换姿势了……请你就这样……我们继续……这样就好。」廖竹广俊脸上浮现得意的笑容，他双手扶住方寒烟的纤腰，将她的下体往他的坚挺重重地压上去说：「那你怎么还不赶快继续？快喔！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骚？」方寒烟向他媚眼一抛，又开始继续刚才那没完的事情，那白晰的雪臀翻腾，犹如手握皮鞭的女猎人，不断奔腾跳跃，恍似要把她胯下的怪物，驯服得服服帖帖。

廖竹广简直爽得乐不可支，而方寒烟本人早已香汗涔涔，口中不断放浪地发出呻吟声，别说她早就忘了房门未关的事，此刻只怕就算整个屋顶都被人掀开，方寒烟也不化月停下来。

廖竹广的双手轮流爱抚着方寒烟的大腿和乳峰，嘴巴不时地赞美着方寒烟的美丽和淫技、有时又对她说出下流的指令，而方寒烟的动作便随着廖竹广的要求忽快忽慢、忽缓忽急，嘴里也叫着一些淫秽至极的词句。

廖竹广爱抚着方寒烟越来越滚烫的胴体，发现满身大汗的方寒烟，蜜穴里流出来的爱液也越来越粘稠，他再舔了舔方寒烟双峰上早已挺立的蓓蕾，知道方寒烟再也撑不了多久，已经濒临爆炸的边缘，因此他也下体急挺，努力迎合着方寒烟的狂野。

香汗淋漓的方寒烟，两手撑着躺椅的靠背，一头褥湿的秀发垂荡在廖竹广的鼻尖上面，她阖眼蹙眉，一副苦闷不堪的神色，但她驰骋、奔驰的动作却已几近疯狂，伴随着她歇斯底里呻吟声的，竟然是从她骚穴里传出来的阵阵「噗吱、噗吱」声。

随着方寒烟浑身抖动不已的颤栗，廖竹广的巨大坚挺便被方寒烟的阴道紧紧地夹住，虽然想再顶入一分都非常困难，但廖竹广知道想征服女人的关键就在这个时刻，所以他双手连忙捧着方寒烟的雪臀，一边把她的双峰压向他的面前好让他吸吮、一边两手食指奋力扳开方寒烟的肛门，同时开始去弄她的菊蕾。

方寒烟在层出不穷的刺激之下，痛快地发出一声嘤咛，渴望口同潮降临的蜜穴便不由自主地溢流出更多蜜液，而就在那电光石火的刹那间，廖竹广借着蜜液的泛滥之际，巨大的坚挺奋战不懈地往上拼命一顶。

只听方寒烟「啊——」的尖叫一声，整个人便像癫痫发作般的痉挛起来。

方寒烟一面怪异地颤抖着娇躯，一面还死命地奔驰在廖竹广的身上，而廖竹广也被隐藏在方寒烟蜜穴最深处的花核，磨擦的舒爽无比，他看着方寒烟那美若天仙的标致脸蛋，一阵红、一阵白的不停变换着颜色，晓得方寒烟连灵魂都快爽得出窍了，廖竹广见此情形，决定来个火上加油，让号称舞国第一美女的方寒烟，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他！

廖竹广心随念转，一面紧紧顶住方寒烟的花心，一面两手揉捏着方寒烟双峰上的小奶头，狠狠地拉起来、再用力地让它们弹回去，如此周而复始地凌虐了几次，方寒烟已然被整得兴奋莫名，哼哼唧唧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东西。

廖竹广看着方寒烟疯狂在他身体上颠簸、摇晃的丰满胴体，判断时机已经成熟，赶紧命令方寒烟说：「婊子！淫妇！快把你心里的感觉说出来！快！我的小美人，大声的叫床给我听！」原本就悬在半空中的方寒烟，那禁得起廖竹广这样淫言淫语的挑拨，她淫荡至极地旋转着她雪馥馥的屁股，嘴里开始忘情地呼叫出来：「啊！竹广……哥……哥……噢……我的爱人……喔……好哥哥……我爱……你……竹广……嗯……噢……哦……求求你……用力……再用力……啊呀……噢噢……好棒……好美……噢……快啊……快啊……我这辈子……从来没……这么爽过……呀！」尽管方寒烟已叫得声嘶力竭，但廖竹广并不满意，他用力拍打着方寒烟的屁股，频频催促着她说：「再大声一点！荡妇，让这里每个人都听见你在叫床，快点！大声的叫出来！」早就爽得浑然忘我、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方寒烟，再也顾不得任何羞耻，只听她发出荡人魂魄的淫靡之声尖叫起来：「啊……呀……噢……啊……我……完了……喔……噢……我的好……哥……哥……呼……呼……你……快把人家……弄得……好爽……噢……啊……喔……哎唷……噢……竹广……好哥哥……你要……玩死……我……了……噢……」方寒烟乱摇乱动的身体突然静止住，然后又缓缓地颤抖起来，就在方寒烟要喷出她的第一股春潮时，她如痴如醉的星眸中忽然映现到好几个人影。

那是廖竹广那群朋友，他们在客厅里听见方寒烟高亢的呼叫声，以为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，赶紧跑了过来，而当他们四个人看到眼前这一幕令人血脉贲张的画面时，虽然每个人都呆了一呆，但却没有任何人退出房外，因为由千娇百媚的俏寒烟主演的活春宫，只怕连上帝都不止同放弃观赏的机会。

而他们骨碌碌转动的眼珠子，那种既贪婪又渴望的光芒，方寒烟并非没有看见，只是已经开始爆发的高潮，却不是方寒烟想忍就能忍得下来的，那激射而出的第一股春潮，让方寒烟彻底陷入肉欲的漩涡而难以自拔，仅管心中又羞又急，但全身每个细胞都正在翻飞与升腾的方寒烟，根本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，她只能放浪地继续呻吟：「啊……啊……你们……不……不……能……看……求求……你们……不要看呀……」但她体内那不断喷洒出来的大量蜜液，以及正在爆发的高潮让她语无伦次起来。

只听她一下子叫着：「啊……竹广……你……朋友……把人家看……得好羞……啊……」一下子又哼着说：「喔……喔……天呐……全都被你们……看……光……光……了……哎呀……羞死人了啦！」随后她又浪啼道：「啊……好吧……随便你们……爱怎么看……就……怎么看……吧……喔……噢……我认了……随你们……看……就是了……啊呀……我……爽……死了……噢……哎……我服……了……你们……了！」廖竹广看着完全沉醉在高潮中的方寒烟，发现她的高潮竟然还在持续爆发中，那汨汨涌出的春潮烫得他的坚挺无比舒服，而浑身抽搐不止的方寒烟，虽然满脸通红，但却含羞带怯地偷偷打量着围在她面前的四个男性。

廖竹广心里对方寒烟的这一连串反应虽然相当吃惊，但他却不动声色，继续挺耸着屁股，往上不断顶向着方寒烟的花核，而方寒烟的高潮似乎此刻才进入最后的巅峰，只见她浑身痉挛、两脚急跺，一双玉臂在空中胡乱挥舞，整个脑袋晃如翻滚中的钤鼓，那蓬乌黑湿润的长发前抛后甩，幻化出一幅凄美艳绝的性爱景致。

而一直在咿咿呀呀、嗯嗯唔唔发出怪异呻吟声的方寒烟，这时突然双手抱头、身体向后急掀，并且高声尖叫道：「啊……啊……飞了！飞起……来了！啊……噢……上帝……爽……死……我……了！」伴随着她惊人的浪叫声，廖竹广感觉到另一股决堤而出的浓稠春潮，瞬间淹没了他整支巨大坚挺，廖竹广享受着方寒烟蜜液的浸润，奋力控制住自己，他可不想此时就和方寒烟一起崩溃。

经过了好一会儿，廖竹广才听见方寒烟发出一声酣畅无比的叹息，她整个人也才放松下来，软绵绵地趴伏在他怀里不断的喘息着。

廖竹广爱抚着她满是汗水的香肩和后颈，嘴角扯出一抹淫邪的笑容：「小美人，哥哥我还没够呢！」方寒烟当然知道插在她体内那根巨大有多么坚硬，她像小鸟依人般地贴在廖竹广耳边说道：「哦，哥……我知道……这次我们上床去……」廖竹广环视了他那群朋友一眼，起身抱住方寒烟修长而雪白的大腿，连那根巨大都没拔出来，便一面往床铺移动，一面抽插起来，方寒烟未曾料到廖竹广会来上这么一招，连忙慌张的用双臂抱在廖竹广脑后，两条完美无瑕的玉腿也羞赧地盘夹在廖竹广腰背上，她任凭廖竹广边走边干，再也顾不了什么矜持与尊严，随便那几个旁观者恣意地饱览着一切。

离床不到十步的距离，却使方寒烟羞愧得浑身发颤、遍体通红，因为廖竹广已经同意让他的朋友一涌而上，同时爱抚、狎玩着方寒烟赤裸裸的娇躯，他们站在床边，由廖竹广指挥着四人，分别架抬着方寒烟的四肢，让方寒烟玉体悬空，方便廖竹广大开大合的冲撞和顶刺，久久之后，廖竹广才发出满足的大叫声，痛快地把储存多时的大量精液，一股脑的全射进了方寒烟再度绽放的花心。

从未被悬在半空中玩弄过的方寒烟，不知是因为新鲜还是刺激，竟然同步和廖竹广爆发了她第二次的高潮。

廖竹广准备到台北去办事，而匆匆梳洗过后的方寒烟，望着湿透了半张床上的水渍，不禁又羞惭地低下臻首，她不知那到底是自己的淫液，还是他们的汗水所造成？

但那一遍狼藉大战后所留下的痕迹，总是叫激情过后的方寒烟无颜面对，她快步地走到廖竹广身边低声问道：「竹广……你台北的事情办妥以后，还会回来吗？」廖竹广看着方寒烟美艳的脸蛋上那股依恋情结、依依不舍的表情，知道方寒烟已经尝到甜头，再也逃不开他这大哥的手掌心。

他看她一眼后告诉方寒烟：「我会打电话给你。」方寒烟在确定廖竹广还会来找她以后，便喜上眉梢地离开房间，早一步溜出了那家大饭店，根本没听到廖竹广和他们在讨论她这位超级尤物和他交媾时，种种淫荡而无耻的表现。

就如同廖竹广对方寒烟所下的评语：「简直比狎玩国际最当红的女明星还过瘾。」